

尋找露意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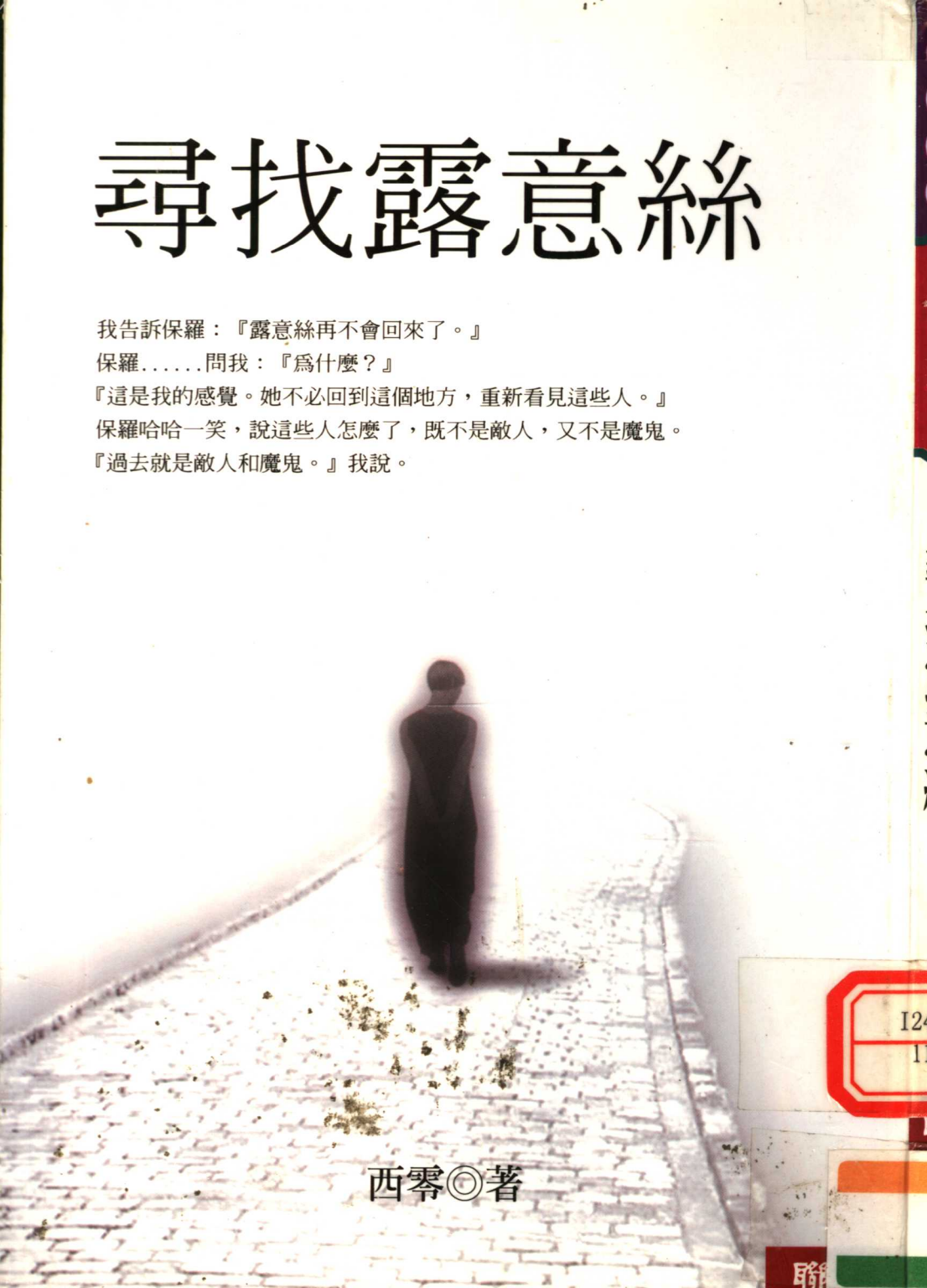
我告訴保羅：『露意絲再不會回來了。』

保羅……問我：『爲什麼？』

『這是我的感覺。她不必回到這個地方，重新看見這些人。』

保羅哈哈一笑，說這些人怎麼了，既不是敵人，又不是魔鬼。

『過去就是敵人和魔鬼。』我說。

A person in a dark, sleeveless dress is walking away from the viewer down a long, straight cobblestone path. The path is flanked by low walls and leads towards a bright, hazy horizon. The person's shadow is cast on the path ahead of them.

西零◎著

I24
11

聯

當代名家

尋找露意絲

西零◎著

當代名家

尋找露意絲

2001年9月初版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Printed in Taiwan.

定價：新臺幣180元

著 者 西 零
發 行 人 劉 國 瑞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台北發行所地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

電話：(02)26418661

台北新生門市地址：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

電話：(02)23620308

台北基隆路門市地址：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

電話：(02)27627429

台中門市地址：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

台中分公司電話：(04)22312023

高雄辦事處地址：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

電話：(07)2412802
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
郵撥電話：26418662

印刷者 雷射彩色印刷公司

責任編輯 邱靖絨
封面設計 王振宇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

ISBN 957-08-2227-9 (平裝)

聯經網址 <http://www.udngroup.com.tw/linkingp>

信箱 e-mail: linkingp@ms9.hinet.net

尋找露意絲 / 西零著. --初版.

--臺北市：聯經，2001 年

160 面；14.8×21 公分。(當代名家)

ISBN 957-08-2227-9(平裝)

857.7

90015650

序

這是一個普通的法國故事，我想，用一個中國作者的感覺寫出來，會很有意思，於是找到了這本書的線索。

寫作的過程包含了兩種文化反差帶來的痛苦，但是，我喜歡反差，它使生活的色彩更鮮明、更有吸引力，也帶來了創作的衝動。我就這樣選擇了我的題材——孤獨的女孩與陌生的世界。我覺得很美。

女性的美多種多樣，給我感受最強烈的還是某種冷酷背景下的美。我想把它再現出來，卻發現語言非常有限，甚至，無能為力。最後，我決定寫一個失落的故事，也許不像成功的故事那麼受歡迎，卻更能觸及人的本性。成功是一種結果，而人們每天要面對的是環境的困擾和自己的弱點。

寫作給了我冷靜觀察事物的能力。我沒有刻意描寫異國風情，其實，國籍和人種只是地理和人體特徵的區別，書中寫的不過是兩種人——男人和女人，而有趣的是世界上沒有任何相同的人。

儘管如此，女性寫作還是很難找到完全中性的角度，我試圖遠離人物，以平常心注視他們，不加評判。

現在，書要問世了，我有點忐忑不安，然而書和人一樣有自己的命運，就由它去吧。

西 零

二〇〇一年九月一日於巴黎

說起露意絲，似乎要講一個很長的故事。

其實並非如此，我們相處的時間很短，前後大約只有一年。一年對於一個人的生來說不算什麼，回顧往事，總不可以一年、一年來講，而是選擇其中幾個主要階段，更何況，這是我最無所事事的一年，不能寫入履歷表，一旦被人問起，只好含含糊糊說：「學法文。」

然而，有誰會問呢？除非我自己想說。

我自己並不想說，但是，如果真要回憶這一年，我會首先想起露意絲。她似乎是打開記憶之門的一把鑰匙，那一年，我像是她的影子，而她，也像是我的鏡子。不過，同性的朋友之間通常就是這樣，並沒有什麼奇特的地方，只

是，一般人都用友誼形容這種關係，很籠統，又很不確切，因此，我始終不敢說那就是友誼。

記憶中的露意絲是一個美麗的女孩，其實，我並不了解她，就連我自己，我也不一定了解多少，才會稀里糊塗到大學註冊一些自己並不喜歡的課程，每天穿著牛仔褲、T恤或毛衣，提著書包去上課，一副巴黎大學生的樣子，然而，到底學了些什麼，幾年過後，幾乎完全記不起來了。

不過，還是清清楚楚記得，主講老師是個中年女人，留金色短髮，性格溫和，大家叫她巴巴爾太太。她常說一些國家和平而寧靜，那裡的人沉靜而富於思考，語言天賦很高，又說中國人語言豐富，這時，幾個坐在前排的學生轉過頭來，看看我。有人提出要我解釋四聲，我說「媽、麻、馬、罵」，他們覺得新奇，不停做筆記。

巴巴爾太太講課時最常提到的名字是費爾迪南·德·索緒爾。她說到這個名字眼睛閃閃發亮，「費爾迪南·德·索緒爾……」

我喜歡學校，教室溫暖明亮，圖書館靜悄悄，咖啡廳擁擠熱鬧，但是，我必須在這裡思考一些頭疼的問題，做筆記，寫報告，還要應付考試。不少學生和我一樣從教室逃到圖書館，又從圖書館逃到咖啡廳。

咖啡廳裡常常烏煙瘴氣，卻是一個真正的學生天地，大家隨隨便便，喝咖啡，抽菸，聊天；有人正準備上課，有人才下課，說話東一句、西一句，不著邊際。校門外的咖啡酒吧就不同了，像是另一個世界，那裡的常客大都是職員模樣，衣著整齊，說話斯斯文文，不知他們年輕時是不是也在學生咖啡廳裡，喝兩塊半一杯的咖啡，胡思亂想。

學校主樓的大門口，有一排長長的布告牌，用來公布課程表、報告會和考試的時間以及考試成績，下邊的地方留給師生張貼各種小廣告，有人要賣舊的教材、打字機、皮夾或家具，也有人想找人看護老人或小孩。我為找房子，每天把這些五花八門的小廣告瀏覽一遍，幾天後，終於發現了這樣幾個字：

有房分租，十平方米，月租一千八百塊。

下面是電話號碼。

我立刻在校門口的電話亭裡打了電話。

「妳是誰？」接電話的女生聲音溫熱，微微沙啞。

我告訴她我叫蓓，看了她的廣告，想看看房子。

「妳是日本人？」

「不是，中國人。」

「來看看吧。」她說。

我按照她給的地址，乘地鐵來到楓丹白露街，位於巴黎的邊緣，名字倒是很美，而兩旁的房子老舊，看上去雜亂不堪，露天集市正在收攤，地上有一堆堆垃圾。這種景象和我心目中的巴黎相差太遠了，可我急著找住處，顧不得那麼多，再說，別處的租金哪裡會有這麼便宜。

想著想著，我進了大門，上樓梯，輕輕按一下門鈴。

門開了，一個高大豐滿的女孩站在我面前，半濕的金髮垂肩，嘴唇性感，卻還留著孩子氣，大概只有二十二、三歲。

「妳好，我叫露意絲，剛才打電話的就是妳吧。」她說。
「是的，我就是蓓。」

她大概剛剛洗了澡，頭髮濕漉漉披在肩上，穿著白色的低胸睡衣，舒適而自在。

我跟著她看房子，廚房和浴室都相當簡陋，臥室的淺藍色壁紙年久變色，顯得幽暗，但是，一切都像是設計好的學生生活框架，專等著我走進去。我不想挑剔，差不多立刻決定租下來。

「房子很小、很舊，房東捨不得花錢裝修，但是各種設備都齊全，交通也很方便，對嗎？」露意絲在一旁說。

第二天，我打電話告訴她，我決定搬去住。

她只說了押金和租金必須先付清。

我當天就去把寫好的支票交給她。她接過去，認真核對一下金額，隨後遞

給我一串鑰匙，說：「這裡屬於妳了。」聲音和表情都讓人愉快。

前一位房客留下了書桌、椅子和小床，我不用買家具，既省錢，又省時間。沒有衣櫃很不方便，只好將就把衣服放在皮箱裡。

聽到外面的鳥叫，我推開窗子，伏在生鏽的小鐵欄上向外張望，發現街對面，零零散散，有幾棵樹，一群鳥住在上面。鳥叫真是好事，不然，附近環城公路上的汽車噪音會讓人心煩。

天氣很好，窗口像一幅畫，一塊白雲一動不動停在藍天上，然後，開始一點點朝一邊移動，最終離開視線，畫面總在變幻，卻只有很微妙的差別，而緩慢的程度，拉長了時間的距離，讓人以為時間無窮無盡。

這天晚上，我給遙遠的父母寫信，告訴他們我的新地址，也說到了我的新室友，名叫露意絲。

後來，他們回了信，內容是關心和問候，和以前的任何一封信沒什麼不同，只是末尾多了一句：代問妳的新朋友露意絲好。

我還不知道露意絲是不是朋友，也不知道這樣陌生的問候會帶來什麼反應，害怕唐突，沒有轉達。

一個星期後，我在學校咖啡廳裡碰見了露意絲。她穿著白色緊身T恤衫，淺灰色的迷你短褲，腰繫一條很寬的黑皮帶，笑盈盈走過來和我聊天。

「我讀英文和德文，妳呢，主修什麼？」

她哪裡知道，我最怕別人問我學業，然而咖啡廳裡人人都在談其所學，好像誰也沒有理由隱瞞自己學什麼。

「妳一會兒去餐廳嗎？」不等我回答，她又問我。

午餐時間已經到了，咖啡廳裡的人越來越多，一些沒有時間去學生餐廳用餐的學生擠在這裡吃三明治。

「好，我們一起去。」我說。

露意絲卻說她等的人還沒來，看看手錶，說：「再等五分鐘。」

我一個人走進學生餐廳，上千人一起用餐，一片人聲噪音，亂哄哄。飯菜

沒味道，但是營養豐富。我取了托盤排隊買好飯菜，選了個比較安靜的角落，剛剛坐下就看見露意絲和一個高大的男生各端一個托盤向我走來。

「可以坐妳旁邊嗎？」露意絲問我。

「當然可以。」我說，把我放在鄰座上的書包丟到地上。

男生坐我身邊，露意絲在他對面坐下，一面向我介紹他叫杜馬，不是我們的同學，是歌手。我看了他一眼，發現他留了一條短小的馬尾辮。

看來他們相識不久，說話還很客氣。露意絲告訴杜馬她每天早上八點起床，最喜歡讀中外文和藝術史，最不喜歡抽象理論。她說到有本叫《人工智能》的書，還說作者為寫書用腦過度，晚上要到餐館做四個小時洗碗工才能恢復精神平衡。

這些話比那些飯菜更合我胃口，所以我願意相信。杜馬也說是這樣，就是這樣。三個人在一起吃飯的氣氛很融洽。

杜馬的話題總離不開音樂，講了一串歌手的名字我都没聽過。我和露意絲邊吃邊聽，餐廳裡越來越嘈雜，杜馬怕我們聽不清，有意把聲音放得很宏亮，

但是由於很多專業術語我不懂，還是聽不清他在講什麼。

我說我沒學過音樂。

「沒學過音樂？」杜馬似乎不信。

露意絲咽下一口飯，對他說：「杜馬，有什麼奇怪？你不是也沒學過心理學、社會學、哲學……還有，電腦？」

我明白杜馬的意思是說，不懂音樂的人怎樣生活。聽上去很誇張，但是他的臉很誠懇，轉而又說，音樂嘛，不一定學了才懂，學了呢，也不一定能懂。於是，我猜他沒進過正規音樂學院。接著，他說世界一片噪音，大概是嘲笑人們不懂音樂。

「正如這個餐廳，瞧，人們淹沒在自己發出的噪音裡。」他放下刀叉，用餐巾紙擦擦嘴，眼神裡有優秀種族的驕傲。

大家又埋頭吃了一會兒，把正菜和甜食全吃光了。杜馬去幫我們打咖啡，端著三杯濃咖啡走回來，又對我們說：「不過，實際上，不管學過沒學過，音樂每個人都懂的。」

我說是這樣，心情很好的時候，會想唱歌，心情不好的時候，最好不要有什麼聲音。

杜馬說心情不好就更應該唱出來。

這一定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了，和這裡的許多男孩一樣，自以為是，但是非常直率，不像我那麼喜歡隱藏，說話時常吞吞吐吐，他們還以為我法語說不好，不然，也許會覺得我不正常。

「有一天，你會出名的。」露意絲隨隨便便對杜馬說，既不像嘲弄，也不像鼓勵。

我安頓好了住處之後，想找份小工作，賺點零用錢。

露意絲給我出了個主意，往學校的布告欄上貼小廣告。她用小廣告的方式解決過很多問題，找房子只是其中的一次。

「杜馬也是這樣找到的，」她說，「當時，我要在一個晚會上唱一首英文歌，於是貼出廣告，以教英文課的代價換取音樂課。杜馬的一個朋友看到後，

無意中轉告杜馬。杜馬很快就給我打了電話。」

這不是和徵友廣告一樣嗎？我想說，沒說出來。

我還是聽了她的話，動手寫了張小紙條，什麼中國留學生，教授中文，下邊留了我的電話號碼。

一星期過去了，又一個星期過去了，沒有一個人給我打電話。

露意絲說很奇怪，我也覺得不正常。本來嘛，法國有許多人喜愛異國語言文化，況且，本校師生和校外來客串或旁聽的師生加在一起，足有上千人，怎麼竟無一人對我感興趣？

一個月後，小廣告仍貼在那裡，我幾次路過都會看它一眼，無意撕掉，只當是我存在的一點點痕跡吧。

露意絲說她一定要幫我找到這份工作。我沒把她的話放在心上，再說，短期內錢還夠用，這件事就先擱在一邊了。

後來，夏天結束了。巴黎的夏天漫長。我對露意絲說我從沒經歷過這樣長